

異族傳說的圖文流傳： 「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

劉亞惟*

(收稿日期：110年5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12月7日)

提要

小人神話自先秦已有流傳。晚明時，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傳教士製《坤輿萬國全圖》中，皆含相似「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此前研究多以中西二者的影響關係討論。不過，若將跨時代、文化的相似傳說納入比較，可發現這種傳播關係複雜、長期、多次、多元。古埃及遺跡、古希臘-羅馬神話與地理記載及古阿拉伯文獻中均記有此情節，小人的「居住地」亦有非洲、印度、歐亞大陸北部甚至中國、北美等不同說法，中文古籍中的小人國故事也存在不同類型。本文通過耙梳多文化圖文中「恆與鶴戰」的小人國神話，嘗試分辨脈絡以探討異族傳說的流傳。此外，不同時代對小人傳說的定位與解讀，反映了傳說異族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從古代神話地理知識進入近代自然科學考察視野，又回歸神話學範疇的認知脈絡。

關鍵詞：小人與鶴、小人國、裔夷圖譜、諸夷門、異域想像

一、前言

小人傳說在古代神話中多有記載，如《荷馬史詩》(c. 800 BCE)、希羅多德(Herodotus, c. 484-425 BCE)、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著作中皆有紀錄，先秦神話地理志《山海經》中也有周饒、焦僂、靖人、菌人等矮人民族之記載。矮人、小人等均為對身材矮小的傳說民族之稱呼，「小人」一稱在《山海經》中已出現，矮人的說法則出現較晚，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通稱「小人」。

近代以來，一些地理、人類學報告引發了小人傳說的研究興趣。¹19世紀起，學者相

¹ 1870年，夏於(Paul Du Chaillu, 1835?-1903)記錄自己在非洲「發現」了荷馬、希羅多德等提到的小人族與候鳥遷徙場景，描述了此族的身高、外貌、居住於低矮的橢圓形屋舍等特徵，1871年出版專書，後文將討論。1888年《自然》雜誌刊文介紹了非洲的阿卡人(Akkas)，亦

繼對中非、南亞等地區的「小人族」展開調查研究，成為古典神話民族的一次「再發現」。

²研究認為，古埃及南部曾有小人族，公元前銘文、古蹟可證此傳說民族在當時埃及的域外知識與社會體系中已存在。³1955年人類學家馬丁·古森德（Martin Gusinde，1886-1969），較詳細地對非洲熱帶地區這一民族的分支、習俗等予以介紹。⁴小人故事具有一定原型依據也廣受認可。

不過，上述研究雖提出神話與現實民族存在關聯，但鮮少討論「與鳥宿仇」的記載，神話學則更關注故事情節。基於其他學科成果，20世紀末神話學研究亦普遍將此情節原型對應至非洲。即使文字紀錄有所模糊，史前希臘陶器已存在小人用武器對抗鳥類的圖像，如有研究列舉約公元前6世紀17種陶器上的「小人戰鳥」圖，其中棍棒、長矛較為常見，

提及他們可能是希臘詩人與歷史學家筆下尼羅河附近的小人族。1881年法國生物學家夸特福雷斯（Armand de Quatrefages，1810-1892）亦著文討論相關問題，1887年出版專著，其中對西歐古典紀錄中的小人故事亦有梳理。參見 Paul Du Chaillu, “Equatorial Afric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Race of Pigm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2, no. 2 (1870), pp.99-112; Anonymous, “The Akkas, a Pygmy Race from Central Africa”, *Nature*, 37(1888), pp. 395-396; Armand de Quatrefages, trans. Frederick Starr, *The Pygmi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5), pp.1-19.

- ² 「再發現」觀點的提出可參見 Anca Dan, “Mythic Geography, Barbarian Identities: The Pygmies in Thrace”,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0(2014), p. 40.
- ³ 考古學發現墓主「哈爾胡夫」（Harkhuf，活動於 c. 2290-2270BCE）曾四次南行，末次帶回小人。他稟告國王的回信被刻在墓中，其他墓室遺跡中也有小人圖像，通常身高及腰。文章亦指出古埃及小人（pygmies）與侏儒（dwarfs）可能是兩個族群，後者在埃及社會中承擔一些職務，如為貴族保管珠寶、畜養動物等。此外，後者還出現於巫禱詞。Warren R. Dawson, “Pygmies and Dwarfs in Ancient Egypt”,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24, no. 2 (1938), pp. 185-189.
- ⁴ 文中以平均身高低於150釐米為標準，亦提及亞洲、大洋洲、南美洲有其他小人族。Martin Gusinde, “Pygmies and Pygmoids: Twides of Tropical Afric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8, no. 1 (1955), pp. 3-61.

部分小人持盾或騎羊。⁵這也體現了此則神話流傳中，圖像具有重要作用。

隨著「恆與鶴戰」⁶小人故事的研究推進，阿爾奈-湯普森 AT 民間故事分類法將其列為 F535.5.1。亦有學者注意到此傳說在不同文化間的流傳，如斯柯比（Scobie）認為這一故事是從埃及傳入古希臘及歐洲的，希羅多德等是早期紀錄者。文章也注意到漢《神異經》、《通典》（801）、《文獻通考》（1307）的「小人戰鶴」故事，指出中國、阿拉伯、北美等地區亦有相似傳說，並提出從歐洲經中亞至中國、北美的傳播路徑。⁷

「小人戰鶴」故事不僅流傳於文字記載，亦在多文化圖像資料中出現。有學者指出中世紀地圖存在與中國故事相似的小人國圖像，亦注意到小人神話存在不同類型。他提出部分故事為文化交流傳入中國，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紀錄的矮人國當出自

⁵ 如較為著名的弗朗索瓦瓶（François Vase，c. 570 BCE）繪有 19 個騎著羊的小人與 14 隻鶴作戰的圖像。作者認為公元前 6 世紀前後，古埃及與古希臘交流密切，近尼羅河的「小人戰鶴」故事因此自埃及流傳進入歐洲。陶器圖像可見於 Asher Ovadiah and Sonia Mucznik,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Battle Between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Gerión. Revista De Historia Antigua*, 35, no. 1 (2017), pp.151-166.

⁶ 本文以「恆與鶴戰」作為此類小人故事的名稱，雖然故事中鳥類並非僅有鶴一種，但鶴在歷來與小人故事相關的文字與圖像系統中較有代表性。小人故事中的鳥類，常具有體型大、能飛行及候鳥特徵，故而鶴類更符合故事形象。另外圖像系統中，鶴類圖像也是小人國較有代表性的特徵。鶴的形象時見於中國神話傳統，較早《山海經》版本中的鳳凰，如曹善抄本以及唐宋類書中均載其「似鶴」。或許由於鶴的形象較為大眾所知，故常被用以解釋其他珍禽之形象。相關論述可參見鹿憶鹿：〈《山海經》的再發現——曹善抄本的文獻價值考述〉，《故宮學術季刊》第 39 卷第 1 期（2021 年 9 月），頁 88-89。鹿憶鹿：〈《山海經》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第 41 期（2021 年 5 月），頁 85。

⁷ 作者認為部分史前碑文及遺跡紀錄了埃及以南居住著小人族，但未留下與鳥類戰鬥的記載。不過，現代探險家在埃及見證了具有相似特徵的阿卡人受鶴類侵擾的場景，因此小人與巨鶴戰鬥的傳說源頭可能為埃及。Alex Scobie, “The Battle of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Chinese, Arab,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Sources”, *Folklore*, 86, no. 2 (1975), pp. 122-132; Alex Scobie, “A Further Note on Pygmies and Cranes in North America”, *Folklore*, 88, no. 1 (1977), pp. 86-87. 需補充的是，此處「現代觀測」引用的是 1970 年《牛津英語辭典》紀錄，人鶴戰鬥神話原型的真實度仍然存疑。

西方材料。⁸

不過，即便肯定中文典籍中與鳥宿仇的小人故事源自文化交流，仍有疑問待解：它何時、經何種途徑傳入？同具「恆與鶴戰」情節的故事也有差異，它們是同則故事的變體，或有不同來源？另外，儘管小人國傳說研究頗豐，對展現神話內容的圖像仍有所忽視。因此，本文首先將圖像納入研究，耙梳圖像脈絡裏的「恆與鶴戰」小人神話內容，再將中國與其他文化的小人故事加以梳理，以便比較、討論故事流傳脈絡。

二、東西方異域想像中的「小人戰鶴」圖像

中國的小人國圖像在晚明最為繁盛。帶圖本《山海經》中多有小人國，但未有「戰鶴」的情節表現。明蔣應鎬繪本中有冠帶的周饒國、有「大人」旁的「靖人」，它們的圖像僅有一個小人。展現域外民族的「諸夷門」體系圖像，則與此傳說更為相關。

⁸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中國歷史地理叢》第28卷第3輯（2013年7月），頁124-141。



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與明初《羸蟲錄》、《異域圖志》及晚明《三才圖會》(1609)

屬同一系統，或具有相同祖本。⁹儘管如此，圖像仍有細微區別。

士人王圻(1530-1615)編纂的類書《三才圖會》，以諸多赤膊侏儒表現「小人國」。

他們或三兩並肩、或六人成排，文中解釋道：此族名「曄」，常受海鶴威脅「故出則群行」。¹⁰(圖一)

日用類書中「小人國」內容相似，僅末句或曰「不敢孤行」，圖像則繪出一隻巨鳥凌空而視，似有攻擊之意。¹¹(圖二)此種圖像在「諸夷門」中較為常見。另有一種為三隻鳥呈隊列狀。¹²(圖三)「諸夷門」多標註源於《羸蟲錄》，此書不存，東京成篁堂文庫

⁹ 相關研究參見鹿憶鹿：《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經典，2021年），頁15-40。

¹⁰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858。

¹¹ 明·武緯子補訂：《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收入《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52下。

¹²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余象斗編《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亦為此種六人、三鳥的

藏的《新編京本羸蟲錄》(1550)中有飛鶴·明胡文煥(1558-?)的新刻《羸蟲錄》(1593)則無。

成書年代更早的《異域圖志》載：「東方有小人國·名曰淨·長九寸·海鶴吞之」。

¹³ (圖四)圖中六小人並排的圖像·與《三才圖會》、「諸夷門」相似。鹿憶鹿先生曾注意到這種圖像關聯·指出《三才圖會》「似乎是以六小人的圖像為主所進行的改造」·比較圖像為胡文煥新刻《羸蟲錄》。¹⁴該圖與《異域圖志》類似·小人的髮型與《三才圖會》更接近。

這一體系的文字內容·元《異域志》應為較早版本：

《山海經》曰·東方有小人國·名曰淨·長九寸·海鶴遇而吞之。昔商人曾至海中見之·乃在海尾閭穴所也。¹⁵

不過·此非如文中所言出自《山海經》。儘管常為神話民族之源頭·《山海經》小人國並無與鳥相關情節。

〈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僂國在三首東。」¹⁶

圖像。本文引自明·佚名：《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收入《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62上。

¹³ 明·佚名：《異域圖志》（明刊本，明），頁38，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¹⁴ 鹿憶鹿：〈人神共處·常異不分——《三才圖會》對《山海經》的圖文引用〉，《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頁64-95。

¹⁵ 元·周致中著·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4。

¹⁶ 清·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收入文清閣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8冊（西安：西

〈大荒南經〉另記「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云「有小人名曰菌人」。

17 〈大荒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¹⁸，也與戰鳥之故事無關。郭璞圖讚云：「大人

三丈，焦僂尺餘」、「焦僂極麼，諍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郭璞所見圖像也無

鳥類。¹⁹因此，《山海經》小人故事並無海鶴，《異域志》內容是後世流傳中產生的。

再者，此種文字內容，與小人並排而行的圖像是斷裂的。「出則群行」、「不敢孤行」

似是對圖像的補充解釋，而非圖像依照文字而繪。《羸蟲錄》體系的小人國文字與圖像，

可能為後世組合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與鳥宿仇的小人故事具有世界性，「恆與鶴戰」的情節亦在多文化圖

像資料中出現。有鶴的小人圖像，與同時期其他文化之繪圖有所類似。



圖五《紐倫堡編年史》



圖六 塞巴斯丁亞洲地圖



圖七 16 世紀《宇宙學》

安地圖出版社，2006 年），頁 3711。

17 清·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頁 3742、3743。

18 清·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頁 3737。

19 清·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頁 3768、3772。

年代相近的中世紀歐洲圖像中，有許多類似的小人與巨鳥戰鬥的情節，它們也在講述遠方民族「知識」，如 1493 年《紐倫堡編年史》世界地圖旁有包含女族 (Amazons) 、一目人、小人在內的 21 個傳說異族圖像，其中即有「恆與鶴戰」情節繪圖。²⁰ (圖五)

相似異族圖像也被製圖者放置於早期地圖中，如塞巴斯丁 (1488-1552) 的亞洲地圖 (1540) 圖側繪製了五種傳說異族，左下即為「小人戰鶴」圖像，他們的武器是棍棒和弓箭。²¹ (圖六) 《宇宙學》 (*Cosmographia*) 插圖中，亦可見用武器及騎羊與鶴作戰的小人，他們生活在印度。²² (圖七)

1516 年馬丁·瓦爾德澤米勒地圖中，印度北繪有犬頭人、無頭人、小人等傳說異族圖像。除與鶴戰鬥外，小人還種植胡椒，這可能由於另一種傳說裏，小人的火使原為白色的胡椒被烤成了黑色，此處記錄為兩支傳說的結合版本。²³圖中亞洲「韃靼利亞」(Tartaria) 地區另有一處小人國，他們善製絲綢，即使此地體型較大的人，生育兒子也會有一半是小人。²⁴

²⁰ 編著者哈特曼·舍德爾 (Hartman Schedel, 1440-1514)，書中內容多取材於經典，呈現了從創世紀到作者年代的歷史。Hartman Schedel, *Nuremberg Chronicle* (German: Nuremberg, 1493), p.12. 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藏。

²¹ Munster Sebastian, "Tabula Asiae VIII", *Geographia Universalis* (Basel: Henrich Petri, 1540). 藏於史丹佛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²² Munster Sebastian, *Cosmographia* (Basel: Heinrich Petri, 1552), p.1081.

²³ 英文譯文為：“In these mountains pepper grows in great abundance, planted by the pygmies, who are in continual battle against cranes.” Chet Van. Duzer, *Martin Waldseemüller's 'Carta Marina' of 1516: Study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egends* (Heidelberg: Springer Nature, 2020), p.83.

²⁴ 英文譯文為：“The land of the pygmies. Kaketic, the great city of the pygmies. These pygmies are

另一些製圖家將小人族繪製在北歐地區，如歷史學家馬格努斯（Olaus Magnus，1490-1557）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海圖》（*Carta marina*，1539），他的著作《北方民族誌》（*History of Northern Peoples*，1555）中則紀錄，格陵蘭島的小人與鶴有戰爭，書中亦附有騎羊小人與鶴交戰的插圖。²⁵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1570年地圖集也將小人族置於北歐北方的島嶼上。²⁶

歐亞大陸北部是小人傳說的另一主要地域。11世紀即有觀點認為，女族、犬頭人、一足人等傳說異族存在於歐洲大陸北部，它們阻斷了通往遠東地區的路徑。²⁷實際上，傳說異族常被認為生活在遠方與偏僻之地，而遠方的具體方位與特徵往往模糊。因此，它們常被繪於地理認知的邊緣，或可說，傳說異人填補著社會認知的空白或匱乏地帶。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1602）中也錄此傳說，雖無圖像，但位於北歐極地的「矮人國」注曰：

國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鶴鷄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

three palms tall and make small works of samite, better than any other men in the world. And if large men there have sons, nonetheless half of them are the size of pygmies.” Chet Van. Duzer, *Martin Waldseemuller’s ‘Carta Marina’ of 1516: Study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egends*, p.88.

²⁵ 紀錄轉引自 William F. Hansen, *Ariadne’s Thread: A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ales Foun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5.

²⁶ Abraham Ortelius, *Septentrionalium Regionum* (Antwerp: Gielis Goppens van Diest, 1570). 史丹佛大學 David Rumsey Map Center 藏。

²⁷ Kirsten A. Seaver, “‘Pygmies’ of the Far North”,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 no. 1 (2008), p. 68.

三月出，壞其卵。云以羊為騎。²⁸

同為晚明傳教士所著的《職方外紀》（1623）則紀錄：

又聞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鶴鳥常欲食之，小人恆與鶴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²⁹

他們所述位置俱在北歐。

不過，即使同位製圖者，也可能將同種傳說放在不同地區。1546 年皮耶·迪塞利耶世界地圖中，小人戰鶴的圖像位於東亞，1550 年版則在北美。圖注紀錄，小人身高一肘長，三歲產子，八歲死去，他們壽命太短，來不及習得羞恥、公義等，較為野蠻。³⁰

早期世界地圖中小人出現的地點眾多，或許正說明「傳說異人在何處」是當時域外知識的興趣點之一。西方圖像系統裏，小人國圖像的沿襲脈絡更為明確。中文圖像中尚未見更早期的同類繪圖，較為可能是後世傳入。

不過，晚明圖像隨利瑪竇地圖與日用類書流傳到日本，許多摹制版都出現了受中國影響的小人圖像，如 19 世紀初的《萬國人物之圖》，圖中小人國吸收《坤輿萬國全圖》而繪於北歐極地小島，下方列舉大清（唐土）、朝鮮、魯西亞、拂蘭西等 16 個國家人物圖

²⁸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圖版 31。

²⁹ 明·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04。

³⁰ 兩幅地圖及圖註譯文，可見於美·切特·凡·杜澤著，馮奕達譯：《獻給國王的世界——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臺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40、92、164。

像裏，小人國繪圖與「諸夷門」相似。³¹

可以說，「恆與鶴戰」的小人傳說，是 15-16 世紀異族圖譜中一種較具代表性、流傳廣泛的圖像內容。那麼，中西圖文中情節相似的小人族傳說有何關聯？這種相似於何時產生？

若將更多文化的圖像納入考察範圍，可發現此過程並非兩種文化間的單向傳播，其他文化亦在此傳播鏈中發揮作用。如 1375 年猶太裔製圖師亞伯拉罕·克雷斯基斯（1325-1387）的加泰羅尼亞地圖（Catalan Atlas·圖九）中即繪有空襲小人的巨鶴圖像。³²



圖八 日本江戶時期《萬國人物之圖》



圖九 加泰羅尼亞地圖

學者斯科比認為阿拉伯人很早即聽聞此傳說，他舉例 12 世紀的卡茲維尼與穆薩·達米里（Al-Damiri，1341-1405）紀錄，後者寫道：有人在僧祇海上航行時，被風暴吹到一

³¹ 日·佚名：《萬國人物之圖》（長崎：榮壽堂，江戶末期）。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³² Abraham Cresques, *Atlas català* (Palma, 1375)。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座島嶼，島上居民身高不足一米，多數只有一隻眼睛。他被關押起來。一日，他發現居民正在為戰鬥做準備，詢問得知，他們的敵人通常在此時來襲。很快，一群鶴 (storks) 飛來，小人僅剩的一隻眼也受到鳥類攻擊。此人用棍棒打走了鶴群，受到小人的愛戴。³³

卡茲維尼《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抄本眾多，廣受歡迎。筆者在約 13 世紀的兩份手稿中，見到此情節之插圖。³⁴ (圖十) 文字記載中，小人生活於島嶼上，黑膚，身高約一肘，他們每年都會遭受一群鳥攻擊，因此部分人只有一隻眼睛。³⁵卡茲維尼書介紹多種傳說異族，接續小人故事的是犬頭人故事與圖像。



圖十 卡茲維尼書兩種抄本圖像

撒馬爾罕一處 7 世紀的古宮殿壁畫也可供參考。有研究提及，圖像內容包含一群裸身

³³ Alex Scobie, “The Battle of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Chinese, Arab,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Sources”, pp.124-125.

³⁴ Zakarīyā Ibn Muḥammad al-Qazwīnī, *Kitāb Ajā'ib al-makhlūqāt wa-gharā'ib al-mawjūdāt* (c.1280) (手抄本，版權無可考). <https://www.loc.gov/item/2021667228>. (Accessed January 9, 2021)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Zakarīyā Ibn Muḥammad al-Qazwīnī, *Ajā'ib al-makhlūqāt wa-gharā'ib al-mawjūdāt* (c.1300), (手抄本，版權無可考) https://www.qdl.qa/archive/81055/vdc_100023630152.0x000041. (Accessed January 9, 2021). 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Manuscripts, Or 14140.

³⁵ 圖中文字由埃及開羅大學文學院畢業的 Mr. Jihad Ismail 協助翻譯，謹此致謝。

男孩跪在水中，其中兩位正用弓箭瞄準鶴，這幅位於東牆的圖像表現為印度風聞。³⁶由於圖像剝落，還原內容時亦借助了漢籍記載。³⁷既然此地在唐代已頗為著名，聽聞壁畫內容或受此傳說流傳影響亦有可能。

除地域範圍廣泛外，「小人戰鶴」的神話圖像年代亦十分久遠，如前述早至公元前6世紀的陶器，其中的騎羊特徵，仍可與晚明的《坤輿萬國全圖》對應。不過，這些圖像未以隊列方式表現小人，部分圖像中小人是單獨作戰的。也就是說，儘管相似度極高，現有圖像仍無法與中國小人圖像直接相連。在中西圖像之間，應另存一種或多種連接二者的繪圖。

這些基於神話創作的圖像，顯示了「小人戰鶴」故事流傳的久遠與豐富，同時，世界範圍內流傳的小人故事及圖像，也為思考古代中國的小人國記載提供了一條線索。

三、中文文獻中的小人國傳說

身體外貌的奇異特徵，是異族觀看中比較直觀的感受，也是異族傳說的常見內容。中

³⁶ 據文章介紹，西牆圖像類似使者朝貢場景，北牆圖像內容主要為唐王朝，如唐高宗、武則天、龍舟等，東牆展現的是印度，但保存狀況不佳。Frantz Grenet, “What was the Afrasiab Painting about?”,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78(2006), pp. 43-58.

³⁷ 《新唐書·西域》記：「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據記載遺址地名「Kušāniya」，此處應為音譯。宋·歐陽修等：《新唐書》第20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247。

文獻中，小人傳說的故事類型多樣，除《山海經》等經典記載外，志怪小說中還有與寶物相關的小人、地底人等。亦有許多與小人國派生的傳說民族，如體型上形成對照的「大人國」、道德形成對照的「君子國」，但中西圖文都有相似的「恆與鶴戰」情節，恐不能以巧合解釋。流傳中，不同的小人故事常被並列收錄或結合，因此下文在梳理時，將以與鳥有關的故事作為主線，與其他類型加以區別。

《山海經》未見小人與巨鳥戰鬥之紀錄，但相似情節早已見於典籍。如漢代《神異經·西荒經》中的「鵠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³⁸

另外，「西北荒」有「朱衣玄冠，乘輅車馬」的小人，會被「居人」抓來食用，味辛。

³⁹相似記載亦見於《太平御覽·天部》（983），云：「西海水上有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如飛，名曰河伯使者」⁴⁰，疑二者為同則乘馬車的小人故事，與「鵠國」應無關聯。

³⁸ 清·王謨編印：《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88年），頁3305。

³⁹ 清·王謨編印：《增訂漢魏叢書》，頁3305。

⁴⁰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49。

《神異經》外，梁《述異記》也有相似「鵠國」。⁴¹此種故事是中文典籍中可見最早的有關小人與鳥宿仇的域外傳說。「鵠國」的主要特徵是位置在西海外，懼怕海鶴，小人在鳥腹亦可存活。《異域志》的小人國，即為《山海經》「靖人」之名稱，與此畏懼海鵠之「鵠國」奇異故事的結合版。

宋《太平廣記》引唐代焦璐（？-868）《窮神祕苑》「鶴民」⁴²：

西北海戎亥之地，有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飛，每為海鶴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機巧，每為鶴患。常刻木為己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以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真者過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為窟，或三十步、五十步為一窟。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根，值暑則裸形，遇寒則編細草為衣。亦解服氣。⁴³

《太平廣記》又有一說引自《神異錄》「鵠國」，認為此乃「陳章與齊桓公所言小人也」。⁴⁴後又引《酉陽雜俎》之「僬僥」，記曰：「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國人。」⁴⁵此條之僬僥國人應與「恆與鶴戰」故事無關。

《太平御覽·南蠻六》引漢代《外國圖》，記：

⁴¹ 梁·任昉著：《述異記》，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出版社，1968年），頁9-10。

⁴² 李劍國認為：「此見《神異經》，文不同，蓋別有所本。《永樂大典》卷3000引作《稽神異苑》，題《海鶴吞人》，文簡。二書佚文，只此一條相同，疑《廣記》、《大典》出處當有一誤。」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續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769。

⁴³ 宋·李昉等編，張國風等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頁8662。

⁴⁴ 應為《神異經》，故事內容與前文所引相似。宋·李昉等編，張國風等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8663。

⁴⁵ 宋·李昉等編，張國風等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8666。

外國圖曰：焦僥民善沒游，善捕鷺鳥。其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又曰：從啖水南曰焦僥，其人長尺六寸，一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⁴⁶

《外國圖》據記載有圖有文，「善捕鷺鳥」或是對圖像的描述。⁴⁷其實，此處焦僥國已無法確定與《山海經》焦僥、周饒同，流傳中後世常從經典中取材命名，造成「同名異實」之結果。

加之《山海經》靖人、菌人等，可知唐代前小人故事已頗為豐富。雖年代久遠、敘述多樣，但被鶴吞食的鵠國，可明顯與其他故事區分。《外國圖》的小人故事也提及捕鳥，但未見更早來源、亦未見於同時期文獻，或為「恆與鶴戰」母題的另種故事。

《史記》的唐人張守節《正義》(736)引《括地志》(642)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⁴⁸此處，大秦既是地理座標，也是與小人有交流往來的遠方民族。除戰鶴情節相似外，它與此前的鵠國缺乏直接的流傳關聯，可能是此時期「新」傳入的。《括地志》是唐太宗第四子魏王主持編纂的地理志，也將小人傳說由遠古神話引入了域外知識系統。

唐《通典》除大秦南的小人國外，另有「短人」與「焦僥國」。歸類於「南蠻」的「焦

⁴⁶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3630。

⁴⁷ 《法苑珠林》（668）引《外國圖》則無捕鳥圖像：「焦僥國人長尺六寸。迎風即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63。

⁴⁸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頁1275。

僥國」云：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⁴⁹

與「小人」同歸類於「西戎」的「短人」條記曰：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⁵⁰

書又引《突厥本末記》：「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⁵¹杜佑認為即是《魏略》的短人國。不過，《魏略》並未紀錄與鶴戰鬥的故事，二者除方位外相似較少，不能判定它們講述的是同一傳說之國。

可肯定的是，《通典》中「小人」與「短人」為不同的小人故事類型。除內容差異外，「大秦南」的小人國故事的傳入時間，似晚於《魏略》成書的三國時代，其方位與「突厥

⁴⁹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064。

⁵⁰ 唐·杜佑：《通典》，頁5266。

⁵¹ 唐·杜佑：《通典》，頁5269。

北馬行一月」或「康居西北」的「短人」亦有差別。前文已述康居宮殿壁畫繪有此傳說，
《新唐書》亦有相關記載，即有從此處聽聞的可能。此外，《突厥本末記》所載，與前文
騎羊、以弓箭為武器對抗鶴鶴的故事特徵似有呼應，此種小人也曾被記錄於北歐。這提醒
我們，此時異族傳說可能存在多條傳播路徑。

前文已出現了至少三種出現年代、方位與特徵存在差異的「小人戰鶴」故事，而另一
支見於唐代佛教相關典籍中的小人國故事，可說明這則異族傳說的確在不同時代、不同途
徑流傳到中國。

此種小人神話所指向的發生地是那羅稽羅州，這裏的小人族同樣苦於鳥類困擾，並且
有一個新故事元素：椰子。如唐《法苑珠林》（668）：

臨海有城，即是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隅數千里，
那羅稽羅州，人長三尺，鳥啄，唯食椰子。⁵²

相似記載也見於《大唐西域記》（646）：

（僧伽羅國）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余三尺，人身鳥喙。
既無穀稼，惟食椰子。⁵³

⁵²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頁915。

⁵³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頁162。

此處小人是人身鳥喙，並非鳥啄。隨後又言，那羅稽羅州西浮海數千里某島上有石刻佛像，僧伽羅國與師子國是同地，為今日之斯里蘭卡，故此與《法苑珠林》講述的是同一故事。

對比其他記載，人身鳥喙應為訛誤，如五代《釋氏六帖》〈人事親朋部·人物〉：

西域云，那羅稽羅州，人身鳥喙，長及三尺餘。無五穀，只食椰子。衣以皮毛，巢居穴處矣。⁵⁴

此外，這則故事在《釋氏六帖》不同類別中多次出現，如以「國」紀錄在〈國城州市部〉的「那羅稽國」：

南印土境入海數千里，此國人短小，長三尺餘。人身鳥喙，無稼穡，食椰子檳榔子。
55

〈草木果實部〉又有「耶子人食」：

《法苑》稽羅州，人長三尺，鳥啄食耶子，兼出漿也。⁵⁶

同書人物、國家、草木分類皆收錄此則故事，它在彼時佛教文化中或許有較高的流傳度。

同則故事亦略有差別，如小人以椰子為食、鳥啄椰子甚至有人身鳥喙之說。

同列入《釋氏六帖·人物》的〈人至短小〉一則，收錄了包括倮僂國、靖人、池陽小

⁵⁴ 宋·義楚：《釋氏六帖》（臺北：彌勒出版社，1982年），頁306。

⁵⁵ 宋·義楚：《釋氏六帖》，頁432。

⁵⁶ 宋·義楚：《釋氏六帖》，頁380。

人、慶忌、螭等在內的多個小人傳說。⁵⁷雖然輯錄諸多，但區別較為清晰，最末的支提國甚至為巨人，它們僅以身材特徵而被歸類。鳥啄的「那羅稽羅州」小人並不在其中，與此段眾多故事之來源應有差異。

總結中文典籍「恆與鶴戰」的小人國傳說，比較明確有三種類型：被鳥吞的鵠（鶴）國、大秦助之的小人國、名為那羅稽羅州鳥啄的小人國。僅有一則紀錄的突厥北羊胞頭國也有與鳥戰鬥的情節，或與位於康居西北的短人國有關，而前文引用圖像中，位於北歐的小人確有騎羊特徵的圖像與傳說。另外，漢《外國圖》的僬僥國也有紀錄提及「善捕鷲鳥」，但資料不足以判斷。它們指向的方位略有差別，分別為西北海（西海外）、大秦之南、印度洋中、歐亞大陸北部等。除此，未有此情節的靖人、菌人等傳說異族，流傳時或與「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結合或混淆。

四、西方神話中的小人族

西方文獻中，「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同樣豐富，很早即引起了學者關注。1915年《民俗》（*Folklore*）刊登一則流傳於土耳其的小人國故事。居住於君士坦丁堡的猶太教卡拉派學者茱達·哈達斯（Judah Hadassi），1148年在書中紀錄了小人與鳥戰鬥之事：

⁵⁷ 宋·義楚：《釋氏六帖》，頁307-308。

在大湖邊的一個遙遠國度，那裡的人僅 2.5 腕尺高，有王國城邦，畜養牛羊。湖邊的鳥每年與他們發生戰爭。智慧的小人可預測鳥類侵襲的日期，在此前，他們把牛羊藏在地下，準備長矛、劍、棍棒和弓箭。鳥襲時彷彿天黑，它們用爪和喙攻擊，雙方傷亡慘重，直至日落回歸和平。倖存者把女人、小孩與牛羊接出。一個魁梧的君士坦丁堡人乘商船遭遇事故，游到小人國。雙方都對彼此的身高感到詫異。「巨人」助戰下，小人擊敗鳥類。此人回到家鄉後將經歷講給友人。⁵⁸論文作者認為著名小說《格列佛遊記》（1726）情節或與此故事有關，並提出小人故事從東方（君士坦丁堡）傳入西方的猜測。此故事情節與「大秦人助之」的敘述亦有相似，值得注意還有，故事的另一份譯文裏，小人會如訓練有素的戰士般列隊以迎戰鳥群，譯者認為此記載是受希臘神話影響。⁵⁹

《荷馬史詩》常作為最早出現「恆與鶴戰」情節的文獻被引用，《伊利亞特》第 3 卷開篇即提及特洛伊人戰爭中的列隊佈陣，可能是從小人與鶴鶴的戰鬥中得到啟發。故事中，鳥群穿越風雨和冬季，掠過水面襲來，給侏儒族帶去死亡的命運。⁶⁰《荷馬史詩》的成書年代約在公元前 8 世紀，「恆與鶴戰」小人神話的產生年代十分久遠。

⁵⁸ M. Gaster, "Gulliver among the Lilliputia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the Tale of the Dog-Headed Men", *Folklore*, 26, no. 2 (1915), pp. 202-204.

⁵⁹ 此種譯文裏小人族名為「pitheces」，文中此部分有排列陣形以迎接鳥襲的情節描述："These 'pitheces' array themselves in various kinds of armor and draw up their lines like trained soldiers". Solomon T. Hurwitz, "Pygmy-Legends in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6, no. 3 (1916), p. 358.

⁶⁰ 古希臘·荷馬著，羅念生、王煥生譯：《伊利亞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133。

公元前 5 世紀的希羅多德《歷史》中同樣紀錄了小人族。第 2 卷中，5 個年輕人被挑選到利比亞的荒漠探險。⁶¹他們經有人居住之地、野獸出沒之地，再自東向西穿越沙漠，來到一處平原。當他們想要採摘樹上的果實時，被「比中等身材的普通人還要矮小」的俾格米人 (Pygmies) 抓住了。⁶²第 4 卷中，自利比亞航行歸來的人向波斯國王報告稱：航行所達最遠處，岸邊住著小人族，他們的衣服用棗椰樹葉編織而成。⁶³

希羅多德《歷史》並未提及小人與鳥類戰鬥的故事。不過，書中解釋尼羅河流域自然現象時，提及不同鳥類的遷徙特性。他寫道：「尼羅河發源於利比亞，經過埃塞俄比亞而流入埃及……鳶和燕常年地留住在那裡，而鶴每年嚴冬時節都要成群結隊地從斯基泰亞之境飛到這邊來越冬。」⁶⁴

學者安卡·丹指出，候鳥習性使得故事的發生地出現了南、北兩種，亞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小人在尼羅河源頭處，而候鳥在尼羅河流域和斯基泰亞之間遷徙，這使得其後的部分詩歌作品中，此種鳥也被稱為「色雷斯鳥」(Thracian birds)。隨著異域傳說的流傳變化，小人的居住地逐漸多樣，如斯基泰亞、色雷斯 (Thrace)，甚至更北端的格陵蘭島等。⁶⁵

此外，亦有小人位於印度之說。曾任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御醫的希臘學者克特西亞斯

⁶¹ 此處「利比亞」與現代地理概念範圍不同，指代廣泛的（北）非洲地區。

⁶² 古希臘·希羅多德著，徐松岩譯注：《歷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頁 121。

⁶³ 古希臘·希羅多德著，徐松岩譯注：《歷史》，頁 280。

⁶⁴ 斯基泰亞 (Scythia) 又譯西徐亞。古希臘·希羅多德著，徐松岩譯注：《歷史》，頁 117。

⁶⁵ Anca Dan, "Mythic Geography, Barbarian Identities: The Pygmies in Thrace", pp.45-47.

(Ctesias · fl. 400-390 BCE) 紀錄道：印度之中有一種黑膚小人，他們同印度人語言相同，長髮及膝，鬍鬚也很長，以此蔽體，畜養牛羊驢馬等家畜，它們同樣體型較小。⁶⁶這份紀錄沒有與鳥宿仇的敘述，但藝術史學者維寇爾 (Rudolf Wittkower) 曾提及書中記有同樣情節，或許存在版本差異。⁶⁷

1 世紀的普林尼《自然史》(又譯《博物志》，77-79) 中多次提及小人。第 6 卷地點為印度河流域的山區和尼羅河發源地沼澤中，第 7 卷則在印度東部最偏遠的、鄰近恆河源頭的深山裡。⁶⁸書中小人習俗的描述，與《坤輿萬國全圖》圖註中「每候夏三月出，壞其卵」、「云以羊為騎」十分接近：

…… (印度東部最邊遠的地區、恆河源頭附近的) 大山深處，據說居住著特利斯皮塔米人 (Trispithami) 和俾格米人。他們的身高不超過 3 指距，即大約 2.5 羅馬步。這裡有北方的山脈保護著，氣候正常，四季如春。荷馬說俾格米人曾經受到仙鶴的攻擊，傳說俾格米人在春天以弓箭為武裝，騎在公羊和母羊背上，全體一起走向大海，吃掉了仙鶴的蛋和幼鳥，這次襲擊持續了 3 個月之久。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無法保護自己免遭鶴群的危害。俾格米人的房屋用泥巴、羽毛和蛋殼做成。⁶⁹

⁶⁶ Ctesias, trans. John Watson McCrindle,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Ktesias The Knidian* (London: Trubner & Co., 1882), pp.15-16.

⁶⁷ Rudolf Wittkower, “Marvels of the East.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Monster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5 (1942), p.160. 克特西亞斯原書已佚，現存記載均輯錄自其他古代作品，因此或有差異。

⁶⁸ 書中亦紀錄恆河至印度河距離 2100 羅馬里。地理位置的分歧，說明了當時小人傳說已廣泛流傳，因而產生不同敘述。古羅馬·普林尼著，李鐵匠譯：《自然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頁 72-73、80、87-88。

⁶⁹ 古羅馬·普林尼著，李鐵匠譯：《自然史》，頁 87-88。

小人族故事發生地被「轉移」到印度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學者認為普林尼所指區域可能是色雷斯或小亞細亞 (Asia Minor)。⁷⁰伊西多爾 (Isidore of Seville, c. 560-636) 《詞源》 (Etymologiae) 中，小人族居於印度鄰近大海的山區，他還解釋道，「pygmies」一詞源於希臘詞彙的肘 (cubit)。⁷¹

《自然史》的「壞其卵」、「以羊為騎」等特徵，均與晚明《坤輿萬國全圖》所記相同，但普林尼並非此說法的最早紀錄者。斯特拉波 (Strabo, 63-23 BCE) 《地理志》中引用曾遊歷北印度的古希臘麥加斯梯尼 (Megasthenes, c.350 - c.290 BCE) 紀錄，他提及相似「恆與鶴戰」的小人族故事。小人同樣破壞鳥蛋以阻止繁衍，鳥類體型如鵝般巨大，戰鬥中倖存的鳥身上常發現箭傷。⁷²不過斯特拉波認為此故事的真實性存疑。

實際上，這三種地理位置大致可與中文文獻「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對應：「大秦之南」與非洲、「康居北」與斯基泰亞，「那羅稽羅州」與印度或古阿拉伯文獻中生活於海邊、同被鳥困擾的小人。儘管無法確認它們之間的關聯，這種相似仍值得注意。

流傳中，一些故事試圖對「恆與鶴戰」的情節加以解釋，如古希臘詩人安東尼努斯·萊伯拉里斯 (Antoninus Liberalis, 約 2 世紀) 講述的小人故事裏，小人的女王因傲慢無禮

⁷⁰ Armand de Quatrefages, *The Pygmies*, p.5.

⁷¹ Stephen A. Barney, et al., editors.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5.

⁷² Strabo, trans. Horace Leonard Jones,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95.

而被天后赫拉懲罰。赫拉將她的脖頸拉長變成一隻鶴，並製造了族人對它的仇恨，思念親人的鶴不願離開家鄉，但小人用武器驅趕她。埃里亞努斯（Claudius Aelianus，175-235）《論動物的特性》也記錄相似的小人女王變成鶴的故事，並記載秋天候鳥飛至埃及時，當地作物正在耕種。⁷³

中世紀的小人故事更加多樣，如 14 世紀的《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記錄了相似的小人故事，發生地卻與中國相關。⁷⁴書中描述，揚子江穿過小人的領地。小人族受大汗統治，他們聰明又英俊，會製作棉、絲等精細工作，通常一歲半結婚，壽命約 7 至 8 歲。他們與鶴戰鬥不斷，戰敗的鳥會被吃掉。小人不做重活，而由外族人做，他們歧視外族，認為其身形奇異。小人若與常人結婚，孩子也將是小人。⁷⁵

該書作者未到過亞洲，故被認為是集合了多種遊記與民間傳說而著的想像作品，比如製作絲綢的細節，可能源自於《魯布魯克東行紀》。⁷⁶此書是作者 1253-55 年出使蒙古後，

⁷³ 兩則故事轉引自 Asher Ovadiah and Sonia Mucznik.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Battle Between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pp.156-157.

⁷⁴ 該書有法文、英文、拉丁文等版本，科頓（Cotton）英文版中，小人還生產金銀。參見葛桂錄〈中譯本序〉，英·約翰·曼德維爾著，郭澤民、葛桂錄譯：《曼德維爾遊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頁 1-16。

⁷⁵ Jean de Mandeville, trans. Moseley, C. W. R. Dutton,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p.140.

⁷⁶ 書中寫道：「還有大契丹，我認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絲人。他們生產最好的絲綢……有人告訴我說，該地區有一個城市，城牆是銀子築成，城樓是金子。該國土內有許多省，大部分還沒有臣服於蒙古人。他們和印度之間隔著海洋。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們說話中發強鼻音，而且和所有東方人一樣，長著小眼睛。他們是各種工藝的能工巧匠，他們的醫師很熟悉草藥的性能，熟練地按脈診斷……」義·柏朗嘉賓、法·魯布魯克著，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36-237。

呈獻法國國王而作。小人的年齡等特徵，則與另一部 14 世紀遊記《顎多立克東游錄》紀錄相同。⁷⁷

二書路線都經過君士坦丁堡，顎多立克從海路至廣州，經西藏返回，魯布魯克由陸路到達蒙古，他們未提及鳥類。此外，曼德維爾書前後敘述的揚州、蘇州、杭州等，也與《馬可波羅行紀》有所相似，但後者無此小人故事。⁷⁸《曼德維爾遊記》或將諸多遊記中的小人特徵，如居住地、婚育、生產絲綢，與古老的鳥類宿仇情節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說法。

此時期內，獨目人、犬頭人、無頭人等奇形人，還曾與傳說中的東方君主祭司王約翰 (Prester John) 相關。部分故事中，它們生活在信仰基督教的約翰王統治的遠方國度。許多遊記都宣稱自己到達或旅行中聽說過此國，甚至出現一些偽造約翰王寫給國王或教皇的信件。⁷⁹

希伯來語書信中記有「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在名為「Pyconia」的地方住著一群小矮人，他們人矮小，馬高大。有個詛咒每年將降臨此地，收穫季時，一種鳥會來襲擊，

⁷⁷ 書中寫道：「我來到一條名叫塔刺伊 (Talay) 的大河……此河流經小人國……這些小人身高三拵，並且如所說的那樣，他們比世上任何民族都種植更多的棉花。住在那裡的正常身材的男人，生出來的兒子有多一半像那些小矮人。女人在她們第五歲上結婚，生育無數的小人。這些小人，男的女的，以身材矮小而聞名。但他們像我們一樣具有理性的靈魂。」義·顎多立克著，何高濟譯：《顎多立克東游錄》（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68。

⁷⁸ 馬可波羅書中述，有人將巴思馬國的猴子拔毛染色，偽稱其為來自印度的小人。馬可波羅認為是欺人之術，印度境內及其他野蠻之地都未見到小人。這是另一種販賣為奴的小人故事。法·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656。

⁷⁹ 現存超過百封信件手抄本，包括拉丁文、法文、希伯來文、英文等多種語言的版本，內容也略有不同。參見 Malcolm Letts, "Prester John: A Fourteenth-Century Manuscript at Cambridg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9 (1947), pp.19-26.

吃掉作物。小人壽命有 200 年，鬍子長過膝蓋，一生都為白色，女性小人則是髮長及地。

80

將此流傳脈絡推延更遠的，是北美洲故事。北美洲原住民切羅基人（Cherokee）的一則小人故事中，小人之敵是從南方來的鵝和其他鳥類。

故事講述切羅基的年輕人去南方旅行，遇到了小人部落。他們身高不及人膝，在沙土中挖地穴居。旅行至此的切羅基人發現小人籠罩於恐懼中，因為從南方吹來的強風帶來羽毛，這意味著鳥類將至。小人不知如何反抗，只得躲回巢穴，但鳥會從洞中抓出他們吃掉。刮風數日後，鳥類如一團巨云般襲來。這一次，他們按照切羅基人所授，用棍棒擊打鳥頸，果然驅趕成功。不過，切羅基人離開後聽說，小人用此方法抵抗鳥類侵襲多次，直至沙丘鶴（sandhill cranes）到來。它們太高，小人難以攻擊到其頸部。最後，小人被鶴鶴消滅殆盡。⁸¹

另一故事中，小人會潛水捕魚。有人出海遇到載魚漂浮的小船，遂起偷盜之心，小人總能抓到小偷。另一些人受邀來到小人村莊，他們正為抵抗敵人而製作木棒。第二天，鳥群襲來，許多小人被殺。來訪者於是出手相助，他們衝進鳥群，扭斷頸項。小人們感激萬

⁸⁰ 作者指出，原信件應是轉譯自法文翻譯版的拉丁文信件。Solomon T.H. Hurwitz, “Pygmy-Legends in Jewish Literature”, pp.355-357.

⁸¹ 切羅基人神話中的小人族名為「Tsendige'wǐ」。James Mooney, “Myths of the Cherokee”, in *19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p.325.

分，把恩人送回了家。

有的情節中，偷魚的主角是兩兄弟，二人一同出海遇到一隻漂流的小舟，舟中有小人捕撈的兩條比目魚，兄弟偷走其一。小人發現後，把兄弟帶回村莊。小人村長 (chief) 命令他們協助抵抗鳥襲，這些鳥會向小人投射羽毛。兄弟用木棒趕走鳥群，弟弟幫死去的小人拔出羽毛，小人們復活了。村長十分感謝他們，用鯨魚將他們送返家鄉。此故事還有四兄弟版本。⁸²

斯柯比認為這些故事並非來自早期殖民者的影響，他提出北美、中國、中亞故事源於同一自西至東的傳播路徑。⁸³不過，目前可見材料而言，中國作為此故事傳播鏈的一環，與北美印地安人故事未體現直接關聯。北美收集的幾則故事除與鳥宿仇外，均具有外族人襄助的情節，而漢籍中最早出現的「大秦人助之」的說法在唐代。

若按流傳說，則有以下可能：一、較原始的說法即有外族襄助情節，而中方記載佚失；二、美洲原始版本無此情節，為地理大發現後增添；三、北亞民族口傳文學影響；四、經由大西洋或環太平洋文化圈傳播。因此，即便多種文化均出現相似的「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現有材料仍不能完全還原傳播過程。

⁸² Franz Boes, "Tsimshian Mythology", in the *31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6), pp.867-868.

⁸³ Alex Scobie, "The Battle of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Chinese, Arab,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Sources", pp.126-127.

也有研究認為，這樣廣泛存在的母題不可能僅有一個源頭。農業為主的原始民族與食穀物的鳥類多有衝突，可能致使各地獨自產生了相似故事。⁸⁴

這兩種說法都過於單一，應該肯定「恆與鶴戰」故事是世界範圍內流傳的。中國「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均指向域外，且部分流傳線索較為明確，比如與大秦人、康居人有關的故事，以及見於佛教書籍中的那羅稽羅州小人。更準確地說，小人與鶴的神話母題產生年代久遠，又具備符合大眾對異域傳說心理期待的情節特徵，因而產生了多時代、多源頭的流傳，不同地區亦衍生出適應自身文化的變體。

雖流傳脈絡尚難釐清，小人傳說卻可較完整地呈現人類對於「遠國異人」的認知過程。16-17 世紀是神話民族的最後繁盛期，世界地圖一度出現許多小人族。近代不同學科討論小人族的方法與過程，可將人們對神話民族的認知變遷予以補充。

1699 年現代比較解剖學奠基人愛德華·泰森 (Edward Tyson, 1650-1708) 的《猩猩，又名森林人：或侏儒人的解剖分析》，用大量篇幅梳理、討論經典著作中的小人族故事。作者從生物學角度否定了小人族的存在，認為經典記載中的小人、犬頭人等傳說民族並非人類，而是對如猩猩等近似人類的動物之想像或錯誤紀錄。⁸⁵

⁸⁴ 作者認為即便非完全獨立產生，也可能是早期故事流傳致使各地將同類現象當做相同民族紀錄。Anca Dan, "Mythic Geography, Barbarian Identities: The Pygmies in Thrace", pp.44-49.

⁸⁵ 書名為 *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or, The anatomy of a pygmi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 monkey, an ape, and a man*，19 世紀末再度出版。Bertram C.A. Windle, "Introduction", in Edward

將傳說之民與自然科學對照，說明此時古典傳說之真偽尚須討論，也就是說，它們曾經代表著一種知識傳統。正如學者指出，18 世紀研究資料中遊記與古典文學仍具份量，古典傳統在近代科學知識形成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⁸⁶

正因 18 世紀對神話異族的完全否定，我們才能理解 19 世紀中後期科學家、旅行家，宣稱「再發現」了荷馬、亞里士多德等紀錄的小人族時的激動之情。

可作為此時期代表性書籍的是 1871 年旅行家、動物學家夏於出版的《小人之國》(*The Country of The Dwarfs*)，其中寫道：遷徙習性使鶴群 (cranes) 在固定季節離開此地，正如荷馬所言，它們應是被小人捕食，而非捕食小人。荷馬時代的小人有此傳統，正如每年特定季節仍在非洲赤道地區發生的事一樣。⁸⁷17 世紀對小人族的「否定」，19 世紀末再次被推翻。

1894 年泰森書再版序言，彷彿展現了一場跨越兩個世紀的對話：「時間證明了亞里士多德和普林尼是對的，而泰森甚至布丰⁸⁸是錯的」。⁸⁹當然，這些旅行報告後被認為不

Tyson, *A philological essay concerning the pygmies of the ancients*. (London: D. Nutt, 1894), pp.4-104.

⁸⁶ 楊彥彬：〈「非洲內陸白人族」：十八世紀科學知識與古典文學〉，《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9 年 6 月），頁 109-140。

⁸⁷ Paul Du Chaillu, *The Country of The Dwarf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71), pp.261-262.

⁸⁸ 法國博物學家布丰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 也提出人類與猩猩更為相似的觀點。

⁸⁹ Bertram C.A. Windle, "Introduction", p.53.

適合作為科學研究的證據。⁹⁰故事原型的討論逐漸式微，小人國研究又回到了神話學的範疇。

至此，人類對於傳說民族的認知過程較完整地體現出來：它最初是一種遠古民族異聞，公元前後被載入諸多古典地理民族誌。受經典著作流傳影響，中世紀出現了諸多故事異文與圖像。地理大發現時期，小人族等傳說民族伴隨著對域外興趣的高漲而頻繁出現，尤為體現於地圖。隨著自然科學的啟蒙，小人族同眾多神話民族被判定為虛構，大部分「遠國異人」傳說自此從域外知識體系中剝離，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神話故事。

五、結語

「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反映了神話流傳的複雜性。若將非洲曾存在的一支每年受候鳥困擾的原住民族，作為可能存在的早期傳說源頭，這一現象先為埃及等鄰近文化所紀錄，而後隨著交流往來，以域外風聞的形式出現於公元前的古希臘羅馬文獻中。

它的傳播途徑並非僅為由西至東，而是多次、多元文化交流的結果。以中文記載而言，多種類型的小人故事曾不同時、不同源地進入到域外知識中，比較明確的是目前僅見於佛

⁹⁰ 參見 Stuart McCook, “‘It May Be Truth, but It Is Not Evidence’: Paul Du Chaillu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Field Sciences”, *Osiris*, 11 (1996), pp.177-197.

教文獻的那羅稽羅州被鳥啄的小人。此外，我們也可見到早期「西海外」之「鵠國」、「大秦人助之」的小人及或經中亞傳入的羊胞頭國等。

明代裔夷圖譜體系的小人國，文字無法和圖像內容直接關聯，文中未提及排列隊陣，而這點在圖像中十分重要。早在《荷馬史詩》中已提及列隊之說法，稱人類從鳥類飛行中模仿排兵佈陣。此後，部分流傳分支仍會出現小人以陣隊抵抗鳥類的情節。

筆者推測早期的《羸蟲錄》小人圖像是帶鳥的，而它的來源圖像是小人列陣的繪制方式，流傳中日用類書或許比較接近圖像原貌。當然，這種推測仍待更多圖像資料支持。若此成立，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小人國圖像參考了其他文化的繪圖，那麼「諸夷門」中是否還有其他圖像也受到文化交流的影響？

總之，「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很早期即在世界範圍內流傳，各地故事情節又分別產生了變化。尋找小人傳說的源頭是困難的，許多地區都對他族有類似的身高描述，不過，較一致的與鳥類為宿敵的情節，卻顯示了此則傳說跨越時空的巨大影響力。

受經典影響，小人國曾長期作為一種地理知識而存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豐富的域外傳聞使人們一度相信小人國存在於位置不一的「遠方」。近代科學興起後，小人族曾在 17 世紀末被「科學」否定，又在 19 世紀末被人類學、考古學「再發現」，繼而引發了傳說之族的研究興趣及討論。儘管曾有觀察報告將「恆與鶴戰」的小人故事對應至現實原型，

它最終回到了神話學的研究範疇。

徵引文獻

古籍

- 梁·任昉 REN, FANG 著：《述異記》*Shu Yi Ji*·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Yuan Ke Jing Yin Bai Bu Cong Shu Ji Cheng*（臺北 Taipei：藝文出版社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8 年）。
- 唐·玄奘 XUAN, ZANG：《大唐西域記》*Da Tang Xi Yu Ji*·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萬有文庫》*Wan You Wen Ku*（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33 年）。
- 唐·杜佑 DU, YOU：《通典》*Tong D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8 年）。
- 唐·釋道世 SHI, DAO-SHI 著·周叔迦 ZHOU, SHU-JIA·蘇晉仁 SU, JIN-REN 校注：《法苑珠林》*Fa Yuan Zhu Li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太平御覽》*Tai Ping Yu La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75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張國風 ZHANG, GUO-FENG 等會校：《太平廣記會校》*Tai Ping Guang Ji Hui Jiao*（北京 Beijing：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 Shan Publishing Company·2011 年）。
- 宋·義楚 YI, CHU：《釋氏六帖》*Shi Shi Liu Tie*（臺北 Taipei：彌勒出版社 Mi Le Publishing Company·1982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 等：《新唐書》*Xin Tang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5 年）。
- 元·周致中 ZHOU, ZHI-ZHONG 著·陸峻嶺 LU-JUNLING 校注：《異域志》*Yi Yu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0 年）。
- 明·王圻 WANG, QI·王思義 WANG·SI-YI：《三才圖會》*San Cai Tu Hu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1988 年）。
- 明·艾儒略 GIULIO ALENI 著·謝方 XIE, FANG 校釋：《職方外紀》*Zhi Fang Wa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0 年）。
- 明·佚名 Anonymous：《異域圖志》*Yi Yu Tu Zhi*（明刊本·明）。
- 明·佚名 Anonymous：《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Xin Kan Tian Xia Min Jia Bian Yong Wan Jin Quan Shu*·收入《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Ming Dai Tong Su Ri Yong Lei Shu Ji Kan*（重慶 Chong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 年）。
- 明·武緯子 WU, WEI-ZI 補訂：《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Xin Kan Han Yuan Guang Ji*

- Bu Ding Si Min Jie Yong Xue Hai Qun Yu* · 收入《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Ming Dai Tong Su Ri Yong Lei Shu Ji Kan*(重慶 Chongqing: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2011年)。
- 清·王謨 WANG, MO 編印:《增訂漢魏叢書》*Zeng Ding Han Wei Cong Shu*(臺北 Taipei: 大化書局 Dahua Book Company · 1988年)。
- 清·郝懿行 HAO, YI-XING 著:《山海經箋疏》*Shan Hai Jing Jian Shu* · 收入文清閣 Wen Qing Ge 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Li Dai Shan Hai Jing Wen Xian Ji Cheng* 第8冊(西安 Xi'an: 西安地圖出版社 Xi'an Ditu Chubanshe · 2006年)。
- 日·佚名 Anonymous:《萬國人物之圖》*Wan Guo Ren Wu Zhi Tu*(長崎 Nagasaki: 榮壽堂 Eijudou · 江戸末期)。
- 日·瀧川龜太郎 Takigawa Kametarou:《史記會注考證》*Shi Ji Hui Zhu Kao Zheng*(臺北 Taipei: 中新書局 Zhong Xin Book Company · 1977年)。
- 古希臘·希羅多德 Herodotus 著·徐松岩 XU, SONG-YAN 譯注:《歷史》*Histories*(北京 Beijing: 中信出版社 CITIC Press · 2013年)。
- 古希臘·荷馬 Homer 著·羅念生 LUO, NIAN-SHENG、王煥生 WANG, HUAN-SHENG 譯:《伊利亞特》*Iliad*(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2017年)。
- 古羅馬·普林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 著·李鐵匠 LI, TIE-JIANG 譯:《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 2008年)。
- 法·沙海昂 A.J.H.Charignon 注·馮承鈞 FENG, CHENG-JUN 譯:《馬可波羅行紀》*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3年)。
- 英·約翰·曼德維爾 John Mandeville 著·郭澤民 GUO, ZE-MIN、葛桂錄 GE, GUI-LU 譯:《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 2006年)。
- 義·柏朗嘉賓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法·魯布魯克 Rubruquis 著·耿昇 GENG, SHENG、何高濟 HE, GAO-JI 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Histoire Des Mongols ; The Journal of Frier William de Rubruquis*(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3年)。
- 義·顎多立克 Odorico da Pordenone 著·何高濟 HE, GAO-JI 譯:《顎多立克東游錄》*The Travels of Friar Odoric*(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9年)。

近人論著

- 王永傑 WANG, YONG-JIE:〈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A Research on the Sources of Three Legends in the World Maps of Matteo Ricci and Giulio Aleni”·《中國歷史地理論叢》*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第 28 卷第 3 輯 (2013 年 7 月)·頁 124-141。
- 李劍國 LI, JIAN-GUO:《唐五代志怪傳奇續錄》*Tang Wu Dai Zhi Guai Chuan Qi Xu Lu*(天津 Tianjin: 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1993 年)。
- 李劍國 LI, JIAN-GUO:《唐前志怪小說史》*Tang Qian Zhi Guai Xiao Shuo Shi*(天津 Tianjin: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2005 年)。
- 鹿憶鹿 LU, YI-LU:〈《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Examining the Tang Dynasty’s Leishu Cited in ‘Shan Hai Jing Qian Shu’”·《東吳中文學報》*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41 期 (2021 年 5 月)·頁 67-102。
- 鹿憶鹿 LU, YI-LU:〈《山海經》的再發現——曹善抄本文獻價值考述〉“A Rediscovery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Cao Shan’s Manuscript Version”·《故宮學術季刊》*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第 39 卷第 1 期 (2021 年 9 月)·頁 81-122。
- 鹿憶鹿 LU, YI-LU:《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Yiyu Yiren Yishou: Shan Hai Jing Zai Ming Dai*(臺北 Taipei: 秀威經典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2021 年)。
- 黃時鑒 HUANG·SHI-JIAN·龔纓晏 GONG·YING-YAN:《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Research on the world map of Matteo Ricci*(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4 年)。
- 楊彥彬 YANG, YAN-BIN:〈「非洲內陸白人族」：十八世紀科學知識與古典文學〉“The Myth of an ‘African White People’: Eigh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臺灣師大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第 41 期 (2009 年 6 月)·頁 109-140。DOI: 10.6243/BHR.2009.041.109。
- 美·切特·凡·杜澤 Chet Van Duzer 著·馮奕達 FENG, YI-DA 譯:《獻給國王的世界——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The World for a King: Pierre Desceliers’ Map of 1550*(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2019 年)。
- Abraham Cresques, *Atlas català*.(Palma, 1375).
- Abraham Ortelius, *Septentrionalium Regionum*.(Antwerp: Gielis Goppens van Diest, 1570).
- Alex Scobie, “The Battle of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Chinese, Arab,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Sources,” *Folklore*, 86, no. 2 (1975), pp. 122-132. DOI: 10.1080/0015587X.1975.9716009.

- Alex Scobie, "A Further Note on Pygmies and Cranes in North America," *Folklore*, 88, no. 1 (1977), pp. 86-87. DOI : 10.1080/0015587X.1977.9716054.
- Anca Dan, "Mythic Geography, Barbarian Identities: The Pygmies in Thrace,"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0, no. 1 (2014), pp. 39-66.
- Anonymous, "The Akkas, a Pygmy Race from Central Africa," *Nature*, 37 (1888), pp. 395-396. DOI : 10.1038/037395a0.
- Armand de Quatrefages, trans. Frederick Starr, *The Pygmi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5).
- Asher Ovadiah and Sonia Mucznik,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Battle Between the Pygmies and the Cran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Gerión. Revista de Historia Antigua*, 35, no. 1 (2017), pp. 151-166.
- Bertram C.A. Windle, "Introduction," in Edward Tyson, *A philological essay concerning the pygmies of the ancients*. (London: D. Nutt, 1894), pp.4-104.
- Chet Van Duzer, *Martin Waldseemuller's 'Carta Marina' of 1516: Study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egends*.(Heidelberg: Springer Nature, 2020).
- Ctesias, trans. John Watson McCrindle,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Ktesias The Knidian*.(London: Trubner & Co., 1882).
- Frantz Grenet, "What was the Afrasiab Painting about?"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78(2006), pp. 43-58.
- Franz Boes, "Tsimshian Mythology," in *31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6), pp. 29-958.
- Hartman Schedel, *Nuremberg Chronicle*.(German: Nuremberg, 1493).
- James Mooney, "Myths of the Cherokee," in *19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pp. 3-548.
- Jean de Mandeville, trans. Moseley, C. W. R. Dutton,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 Kirsten A. Seaver, "'Pygmies' of the Far North,"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 no. 1 (2008), pp. 63-87. DOI : 10.1353/jwh.0.0008.
- M. Gaster, "Gulliver among the Lilliputia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the Tale of the Dog-Headed Men," *Folklore*, 26, no. 2 (1915), pp. 202-206. DOI : 10.1080/0015587X.1915.9718873.
- Malcolm Letts, "Prester John: A Fourteenth-Century Manuscript at Cambridg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9 (1947), pp. 19-26. DOI : 10.2307/3678547.

- Martin Gusinde, "Pygmies and Pygmoids: Twides of Tropical Afric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8, no. 1 (1955), pp. 3-61. DOI : 10.2307/3316712.
- Munster Sebastian, "Tabula Asiae VIII," *Geographia Universalis*.(Basel: Henrich Petri, 1540).
- Munster Sebastian, *Cosmographia*.(Basel: Heinrich Petri, 1552).
- Paul Du Chaillu, "Equatorial Afric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Race of Pigm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2, no. 2 (1870), pp. 99-112. DOI : 10.2307/196254.
- Paul Du Chaillu, *The Country of the Dwarf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71).
- Rudolf Wittkower, "Marvels of the East.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Monster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5(1942), pp.159-197. DOI : 10.2307/750452.
- Solomon T. Hurwitz, "Pygmy-Legends in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6, no. 3 (1916), pp. 339-358. DOI : 10.2307/1451443.
- Stephen A. Barney, et al., editors.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trabo, trans. Horace Leonard Jones,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 Stuart McCook, "'It May Be Truth, but It Is Not Evidence': Paul Du Chaillu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Field Sciences," *Osiris*, 11 (1996), pp. 177-197. DOI : 10.1086/368759.
- Warren R. Dawson, "Pygmies and Dwarfs in Ancient Egypt,"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24, no. 2 (1938), pp. 185-189. DOI : 10.2307/3854789.
- William F. Hansen, *Ariadne's Thread: A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ales Foun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Zakarīyā Ibn Muḥammad al-Qazwīnī, *Kitāb 'Ajā'ib al-makhlūqāt wa-gharā'ib al-mawjūdāt* (手抄本·版權無可考)(c.1280) <https://www.loc.gov/item/2021667228>.(Accessed January 9, 2021).
- Zakarīyā Ibn Muḥammad al-Qazwīnī, *'Ajā'ib al-makhlūqāt wa-gharā'ib al-mawjūdāt* (手抄本·版權無可考)(c.1300) https://www.qdl.qa/archive/81055/vdc_100023630152.0x000041. (Accessed January 9, 2021).

How did the Tale of Pygmies and Cranes Circul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ology and Iconography

LIU, YA-WEI

(Received May 8 , 2021 ; Accepted December 7 , 2021)

Abstract

The myth of pygmies has been circulated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imilar legends of “pygmies and cranes” can be found in the first Chinese world map “*Kunyu Wanguo Quantu*” drawn by western missionary, as well as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which represents popular exotic knowledge. In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ions are mostl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complex. Myths, travel literature, and images from multiple cultures share the same plot, such as ancient Egyptian artifacts, Greek and Roman mythical and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and Arabic illustrations. The “habitation” of pygmies is also various, including Africa, India, northern Eurasia, China, and North America. Moreover, legend of pygmies has several branches in Chinese mythology. Instead of finding out the prototype or origi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pread of legends by collating images and texts of similar motif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Besides, the worldwide myth of “pygmies and cran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roles that legendary races represent in the exotic knowledge system of different eras.

Keywords: Pygmies and cranes, Geranomachy, Barbarian Illustration,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Exotic imagination

